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两汉至明清汉语的音变构词例证*

孙玉文

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湖北大学中文系 湖北 武汉 430062

提要 文章采用历史文献考证和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方法, 论证从两汉到明清时代, 汉语的音变构词现象并没有消失, 音变构词规律一直在发挥作用, 构造了不少意义有联系的新词, 并在此基础上, 对相关语言现象作出探讨。

关键词 音变构词 原始词 滋生词

中图分类号 H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9484(2006) 05- 0013- 09

1 引言

比较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汉语四声别义的, 是贾昌朝 的《群经音辨》(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但是贾氏只整理、研究了先秦儒家经典中的四声别义资料, 所以他把自己的书命名为“群经音辨”。一般人研究汉语的音变构词, 往往以贾氏整理的材料为基础, 对先秦以后的音变构词材料注意得不够。有人看到贾氏整理的音变构词的大量的配对词在后代消失了, 就得出结论: 单音词的音变构词是上古汉语特有的构词现象, 中古以后由于双音词的急剧增加, 单音词的音变构词渐渐失去构词能力, 以至衰竭。其实, 先秦以后的大量材料可以证明, 从战国时代以至明清, 甚至现代汉语方言中, 出现了大量的单音节音变构词的配对词, 其中有不少未见于早期文献, 是后起的构词现象; 有的虽见于先秦, 但一直沿用至今, 却被人忽视了。秦汉至今, 音变构词法应该没有先秦能产, 因为结构构词法的逐步兴起以至发展壮大, 不可能不对音变构词法产生巨大冲击。但是汉语史上, 音变构词法并没有销声匿迹, 事实上仍然产生了大量的滋生词。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 限于篇幅, 本文只取十例作重点论证, 以见一斑。不当之处, 敬请批评指正。

2 两汉至明清的音变构词例证

【攀: 搬】

“搬”作“挪动, 迁移”讲是一个后起字。据《汉语大词典》(罗竹风主编,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89 年版), 此字最早的书证是唐代才出现的; 其异体字“𢵿”(跟作“除, 扫除”讲的“𢵿”字同形) 最早见于宋代。这个“搬”又可借“般”字来记录, 最早的书证也是唐代才出现的。总起来可以说, “搬”是隋唐时

[收稿日期] 2006 年 1 月 18 日 [定稿日期] 2006 年 6 月 19 日
* 感谢《语言科学》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汉语词典》：“鑿 pàn, 器物上用手提的部分。”

【挽:纒】

“纒”作“拉船的绳子”讲,最早的收录此词的字书是《广韵》,最早的书证也是宋元以后出现的。今考“纒”是“挽”的滋生词。“挽”是“拉,牵引”的意思,“纒”是“拉船的绳子”的意思;一个是动作,一个是动作的对象,意义相关。挽,中古音韵地位是明母阮韵合口三等上声。《广韵》无贩切:“纒,挽舟绳也。”《集韵》无贩切:“纒 纒,引舟纒。或省。”是明母愿韵合口三等去声。“挽:纒”声母和韵母全同,只是声调有别。可见由“挽”滋生出“纒”属变调构词。《路史·因提纪·辰放氏》:“圣人……以为网罟,为耒耜,为杵臼,为弧矢,为纒纒。”

【揽:纜】

“纜”作“系船的绳索”讲,据《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最早的书证见于六朝。《文选》谢灵运《邻里相送诗》:“解纜及流潮,怀旧不能发。”李善注:“《吴志》曰:‘更增舸纜。’然纜,维船索也。”

今考“纜”是“揽”的滋生词。“揽”的意思是“收拢,引取”,“纜”的意思是“系船的绳索”;一个是动作,一个是动作的对象。

“揽”又作“攄”,此词上古已出现,读上声。《玉篇》手部:“攄,力甘力敢二切,手攄取也。揽,同上。”《广韵》卢敢切:“攄,手攄取。揽,上同。”《集韵》鲁敢切:“攄揽,《说文》:撮持也。”《庄子·在宥》:“此揽乎三王之利,而不见其患者也。”《释文》:“此揽,音览。本亦作览。”《山木》:“其得栢梓豫章也,揽蔓其枝。”郭象注:“揽蔓犹把捉也。”《释文》:“揽,旧历敢反。”

“纜”作“系船的绳索”讲本读去声。《玉篇》系部:“纜,力暂切,维舟也。”《广韵》卢瞰切:“纜,维舟。《吴书》曰:‘甘宁常以缁锦维舟,去辄割弃以示奢。’”《集韵》卢瞰切:“纜,维舟纜。”按,这几部字书“纜”都只收入去声,未收入上声。《资治通鉴·梁纪十八》:“绎惧,凿船沈米斩纜。”胡三省注:“纜,卢阼翻,维舟索也。”《魏纪一》:“顷之,会暴风吹吴吕范等船,纜悉断。”胡三省注:“纜,古杏翻;纜,卢瞰翻。皆索也,所以维舟者也。”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一:“系纜,上音计,下音滥。顾野王云:‘系纜者,系船纜索也。或麻,或竹,系於河岸也。’”卷六十:“纜系,上蓝淡反,系船纜索也。”

揽,中古音韵地位是来母敢韵开口一等上声;纜,中古音韵地位是来母阼韵开口一等去声。“揽:纜”的区别在于前一个词读上声,后一个词读去声,声母和韵母是相同的。所以由“揽”滋生出“纜”属变调构词。滋生词“纜”读上声是晚近的事。直到《中原音韵》,“纜”仍只是收入监咸部的去声,不收入上声。大概元明以后它才开始读成上声,例如《正字通》系部:“纜,卢汗切,音滥,维舟索。欧阳修《送胡学士诗》:‘武平天下才,四十滞铅槩。忽乘使君舟,归榜不可纜。’槩,七艳切,在艳韵,古与勘翰通。旧注读如览,非。”可见《正字通》之前,已有人读成上声。今天的普通话,“纜”也是读上声,不读去声。

【连:鏈】

“鏈”作“用金属小环连起来制成的像绳子的东西”讲,是近代才见于字书的。据考,“鏈”最早见录于宋元时代。《正字通》金部:“鏈……《六书故》曰:‘今人以银铛之类相连属者为鏈’。去声。”今考“鏈”是“连”的滋生词。“连”是“连接”的意思,“鏈”是用金属小环连起来制成的像绳子的东西;一个是动作,一个是动作造成的结果,词义相关。连,中古音韵地位是来母仙韵开口三等平声。按,“连:鏈”声母和韵母全同,不同的地方是声调。可见,由“连”滋生出“鏈”属变调构词。

【敛:簏】

“簏”作“古代妇女梳妆用的镜匣”讲,其异体字有“匱、匱、簏”等,这是汉魏时代出现的一个新词。《说文》竹部:“簏,镜簏也。从竹,敛声。”大徐本引《唐韵》:“力盐切。”

今考“奩”是“敛”的滋生词。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四：“𦉰𦉰，又作奩。《小学篇》作牛廉，同，力沾反。”《韵集》曰：“𦉰，所以敛物也。”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卷九竹部：“𦉰，镜𦉰也。从竹，敛声。臣锴曰：𦉰，敛也，所以收敛也。今俗作匱。连盐反。”可见，《韵集》的作者吕静、《说文解字系传》作者徐锴都认识到“𦉰”来自“敛”。他们的认识是正确的：“敛”的意思是收取，收藏，而“奩”是用来收藏化妆品的匣子，词义相关。从语音上讲，“敛：𦉰”上古和中古声韵母全同，不同的只是声调。敛，上声；𦉰，平声。也就是说，“敛”滋生出“𦉰”时，声调由上声变为平声，属变调构词。《后汉书·皇后纪上·光烈阴皇后》：“会毕，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奩中物，感动悲涕。”李贤注：“奩，镜匣也，音廉。”

【隐：搵】

“搵”义为“用尺、容器或其他作为标准的东西来确定事物的长短、大小、多少或其他性质”。这个词又写作“搵”，可能是六朝时期新产生的一个词，读去声。《玉篇》手部：“搵，於覲切，搵剂也。”《集韵》於靳切：“搵搵，剂也。一曰：平量。或从焉。”

这个词还活跃在今部分南方方言中，字作“搵”或“搵”。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版）：

yìn ɿ 西南官话。四川成都[in²¹³]①〈动〉（用升、斗、尺等量）；请把那块布～～～。马识途《找红军》：“明天要我到你屋里来～今年的租子……。”（6790 页）

yìn ɿ 〈动〉量；估量。○西南官话。湖北武汉[in³]～米 | ～布 | 用碗～ | 用脚～下子 | ～尺码。四川成都。张慎仪《蜀方言》：“量粮食曰～。”云南昭通。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证·释人》：“今昭俗谓料量五谷为～。”○吴语。浙江宁波[iŋ⁵⁵]～米。○湘语。湖南长沙[in⁴⁵]～尺码 | ～米。④赣语。湖南浏阳[in¹¹]～下唧看还有几升米。（7326 页）

另外，湖北黄州话也保留了此词，读[in³]，阴去。如说“我们用尺来搵一下，看[t'au₅]（‘堂屋’的合音）有几深”，“两升米煮饭”，“用手搵一下子，看鸡婆（即母鸡）今昼（=今天）生不生蛋”等等。

今考“搵（搵）”是作“审度，揣度”讲的“隐”的滋生词。“隐”有“审度，揣度”的意思，《广雅·释诂一》：“隐，度也。”《书·盘庚下》：“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孔疏：“隐，谓隐审也。”《管子·禁藏》：“下观不及者，以自隐也。”尹知章注：“隐，度也。”《尔雅·释言》：“隐，占也。”郭璞注：“隐，度。”邢疏：“占者视兆以知吉凶也，必先隐度，故曰‘隐，占也’。”《礼记·少仪》：“军旅思险，隐情以虞。”郑玄注：“隐，意也，思也。”《文选》崔瑗《座右铭》：“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李善注：“刘熙《孟子注》曰：‘隐，度也。’”《资治通鉴·晋纪十八》：“又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胡三省注：“隐，度也。”

由“隐”的“审度，揣度”义发展出“用尺、容器或其他作为标准的东西来确定事物的长短、大小、多少或其他性质”，是很自然的。“度”由“量长短”发展出“揣测，估计”义，“测”由“量水深”发展出“猜测”义，“计”由“计算”义发展出“计虑，计画”义，都说明古人认为实际的测量跟内心的揣测有某种相似处。语音上，“隐”和“搵”声韵母全同，只是声调不同，“隐”是上声，“搵”是去声。所以“搵”可以看作是“隐”变调构词产生的滋生词。

【泡：皲】

“皲”作“皮肤上起的像水泡的小疙瘩”讲是唐代才见于书证的。玄奘《大唐西域记·摩揭陀国上》：“王闻心慎，举身生皲，肌肤攞裂，居未久之，便丧没矣。”

今考“皲”是“泡”的滋生词。“泡”是“浮沤，水泡”的意思，本来读平声，不读去声。《广韵》匹交切：“泡，水上浮沤。”《集韵》披交切：“泡……或曰：浮沤。”《汉书·艺文志》：“《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十六篇。”颜师古注：“泡，水上浮沤也。泡音变交反。沤音一侯反。”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浮泡……下普

包反,《考声》云:水上浮沔也。”今天水泡的“泡”读去声,那是后起的变化。

由“泡”滋生出义为“皮肤上起的像水泡的小疙瘩”的“皤”,是很自然的词义发展,“水泡”的意义和“皮肤上起的像水泡的小疙瘩”的意义,所指称的对象有某种相似之处。语音上,声韵母不变,只是声调发生了变化,属变调构词。韩愈《答柳柳州食蝦蟆》:“虽然两股长,其奈脊皤皤。”《全唐诗》原注:“皤,音逡。皤,音炮。”原韵脚字是“貌、校、皤、淖、闹、教、觉、爆、校、效、桡、罩、稍、乐、豹、孝、棹”,都是去声。可见唐代滋生词“皤”已读成去声了。

【断:簖】

“簖”作“插在河流中阻断鱼蟹行进的栅栏,渔具名”讲出现于中古。《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三引《述异记》:“富阳人姓王,于穷渚中作蟹簖。”唐陆龟蒙《渔具·沪》诗题注:“吴人今谓之簖。”他在《渔具》诗《序》中说:“列竹于海渚曰沪。”可见“簖”是用来拦截的。《现代汉语词典》“簖”字条:“duàn 拦河插在水里的竹栅栏,用来阻挡鱼、虾、螃蟹,以例捕捉:鱼~。”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的《汉语方言大词典》“蟹簖”条:“〈动〉用竹或蒿草编成帘子放在河、湖中来取鱼蟹。吴语。江苏太仓。清顾张思《土风录》:‘编竹湖中以取鱼蟹,名曰~。又渔者纬萧承其流而障之,名曰~’。”可见这个词从六朝一直沿用至今。

今考“簖”为“断”的滋生词。“断”作“拦截,阻挡”讲读都管切。《玉篇》斤部:“断,丁管徒管二切,截也。又丁乱切,决也。”《广韵》都管切:“断,断绝。”《集韵》睹缓切:“断,截也。”张守节《史记正义·论音例》:“自断,徒缓反,自去离也;刀断,端管反,以刀割令相去也。”又《发字例》:“断,端管反,有物割截也。又段缓反,自相反也。又端乱反,断疑事也。”据此,“断”读端母上声义为“割断,截断”,由此发展出“拦截,阻挡”一义。《公羊传·僖公三年》:“公曰:‘无障谷’。”何休注:“无障断川谷专水利也。”《释文》:“障断,丁管反。”作“插在河流中阻断鱼蟹行进的栅栏”讲的“簖”是作“拦截、阻挡”讲的“断”的进一步构词,语义上,“断”是表动作,“簖”是发出这种动作的工具;“断”语音发生变化,声调变为去声,就构成了新词“簖”。

这样的音变构词的配对词还有很多。例如:〔1〕

原始词	滋生词	原始词	滋生词
涂,涂抹,平声	镀,镀上金属,去声	申,伸张,平声	呻,张目,去声
钉,钉子,平声	钉,钉钉子,去声	断,裁断,上声	段,分段,去声
牵,牵引,平声	纤,纤绳,去声	铲,铲削,上声	铲,削木器,去声
帆,船帆,平声	帆,张帆前进,去声	穿,贯穿,平声	钏,镯子,去声
背,脊背,去声	背,背东西,平声	穿,贯穿,平声	串,贯串,去声
屯,屯积,平声	囤,屯粮具,上声	扇,风吹,平声	扇,扇子,去声
肩,肩膀,见母	掬,用肩扛,群母	旋,旋转,平声	漩,旋涡,去声
登,攀登,平声	镡,马镡,去声	旋,旋转,平声	旋,临时(做),去声
登,攀登,平声	磴,山上小道,去声	碾,碾压,上声	碾,水碾,去声
登,攀登,平声	磴,梯磴,去声	抛,抛掷,平声	炮,石炮,火炮,去声
迷,迷惑,平声	谜,谜语,去声	拖,牵引,平声	拖,牵车,去声
磨,摩擦,平声	磨,磨子,去声	装,装载,平声	装,行装,去声
狂,狂癫,平声	狂,辄为也,去声	光,光泽,平声	光,上色,去声

〔1〕 例子多采自《广韵》,但也采用了别的字典。

黄, 黄色, 平声	潢, 染潢, 去声	钢, 钢铁, 平声	钢, 钢刀, 去声
荒, 荒芜, 平声	荒, 草多貌, 去声	擎, 擎举, 平声	擎, 擎子, 去声
精, 精锐, 平声	精, 精强, 去声	严, 猛烈, 平声	酹, 酒醋味厚, 去声
巢, 鸟巢, 平声	巢, 栈阁也, 去声	搔, 抓搔, 平声	瘙, 疥瘙, 去声
毛, 毛发, 平声	毛, 毛鹰, 去声	增, 增加, 平声	增, 剩也, 去声
田, 田地, 平声	佃, 营田, 去声	偶, 配偶, 上声	偶, 不期也, 去声
阻, 阻碍, 上声	阻, 马阻蹄, 去声	弟, 兄弟, 上声	娣, 娣姒, 去声
偏, 偏向, 平声	骗, 跃上马, 去声	叉, 交叉, 平声	汊, 港汊, 去声
冲, 冲撞, 平声	冲, 力量大, 去声	反, 反复, 上声	贩, 买贱卖贵, 去声
糊, 糊粘, 平声	糊, 像粥的食物, 去声	聚, 聚集, 上声	聚, 村落, 去声

以上都还是举例性质的, 事实上, 从两汉到明清时代, 汉语史上出现了大量的音变构词现象。这说明汉语史上双音词占优势以后, 单音词的音变构词法并没有失去构成新词的能力, 而是继续发挥作用, 构造了很多单音节的新词。现代汉语方言中, 音变构词仍然构造了大量的新词, 汪化云(2004) 举出湖北黄州话中 126 个变调构词的例证, 证明了黄州话的变调构词现象不只是古代语言的遗迹, 今天还有生命力。现代方言中仍有生命力的音变构词现象, 从一个侧面证明, 汉语史上的音变构词法, 一直到明清时代都在发挥着作用。还有明清时期的具体的例证, 例如“肩”作“肩膀”讲, 读古贤切, 这个语素上古已经出现, 沿用至今。它的滋生词读群母, 字作“掄”, 意思是“用肩扛东西”。很显然, “掄”字是“用肩扛东西”这个意义读群母以后, 专门造的字。根据《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 “用肩扛东西”的“掄”最早的书证见于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由此可见该滋生词产生得相当晚。由先秦至明清一直产生音变构词的现象来看, 黄州话的变调构词显然是古代汉语的一脉相承。这种构词现象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3 相关问题的讨论

以上这些配对词, 其滋生词都是在原始词的基础上通过语音的转换构造出来的, 原始词和滋生词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同一个词的不同构形形态。孙玉文(2000) 中已论证, 汉语史上的四声别义, 从本质上说, 是构词法, 而不是构形法。现在, 这种单音节的音变构词法, 先秦至今一直不断地构造出新词。谁都承认, 后代汉语中的这些配对词是不同的词。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证据, 同样的事实不能作截然不同的两种解释。同样的形态现象, 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它们在上古汉语中属于构形, 在后代的汉语中属于构词呢? 除非我们有坚强的理由证明两汉至今的“四声别义”现象都是构形, 不是构词, 否则上古的这种“四声别义”现象决不能处理为构形法, 只能处理为构词法。可能有人会从类型学的角度找证据来辩解: 英语中不是有构形变为构词的现象吗? 如 shade(阴凉处) 本来是 shadow(影子) 这个名词的不同的屈折形式, mead(草地) 和 meadow(牧场) 来自另一个名词的不同的屈折形式, forlorn(被遗弃的) 中的 lorn 是动词 to lose(失去) 的以前的过去分词的遗迹, 等等。这样的辩解不能说明问题: 首先, 从类型学的角度来证汉语应该有某一事实, 只是一个旁证。其次, 英语中的这种现象说明个别构形现象可以转化为构词现象, 在早先, 它们是一个词的不同形态; 后来转化为不同的词。从历史上说, 这些配对的双方在其屈折形式发挥作用的时候就存在; 从转化为不同的词以后的情况看, 这些构形形尾已失去构形作用。这就跟汉语的情况大不相同。汉语的滋生形式有不少是两汉至明清时代产生的, 先秦时代没有出现, 例如“潢”读去声、作“染纸”讲是造纸术出现后产生的词, “镡”读去声、作“马镡”讲是马镡出现后才产生的词。有的原始词本来是春秋时代以后才出现的, 其滋生形式的产生不可能比原始词早。例如“骑”读平声、作

“跨马,骑马”讲大概不会早于战国时代,滋生词读去声、作“一人一马”讲更不会早于战国;“钢”读平声、作“钢铁”讲不会早于春秋时代,因为我国大概是此时掌握冶钢技术的,其滋生词读去声、作“把刀放在布、皮、石头等上面磨,使其锋利”讲更是以后的事;“帆”作“船帆”讲,据王力(1990),“上古行舟,有楫而无帆。帆始于汉代”,那么“帆”这个词的出现不会早于汉代,其滋生词读去声、作“张帆前进”讲更是以后的事。而且声母、韵母、声调的转换等构词方式在汉语史上一直在起作用,是一种内部屈折,本身不是某一种形态的标志。只有把它们处理为构词现象,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也更科学。这种处理办法,是把原始词和滋生词视为两个不同的词。

上面所举的那些例证,其滋生词是否都是两汉以后出现的呢?我们丝毫不怀疑个别例证可能在两汉以前的口语中已经出现,只是书面的记载滞后于口语,没有及时地反映下来而已;有的是书面上本来有所反映,但是或者是反映这一滋生词的古书亡佚了,或者是我们读书有限,暂时没有发现,需要借助以后的出土文献或传世文献等进一步加以检验,而不能借助猜想加以检验。凭猜想来检验现有的结论,不脚踏实地地从事语料的调查研究工作,实际上是以未知求未知,不合逻辑,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本文的观点是,两汉至明清时代,汉语史上一直出现有音变构词现象,这其中有大量确凿的证据可以证实,个别滋生词出现的时代或许可以提前,但是本文的基本的结论我相信是正确的。为什么本文敢于说上面举的例子基本上是两汉以后在口语中产生的呢?因为从两汉到明清有二千年以上的历史,有很多滋生词的例子始见于六朝至明清这一段时间的文献。是的,书面语反映新词肯定要滞后于口语。相对于原始词来说,滋生词是新词新义,往往没有原始词那么常用,书面语对它的反映滞后于口语,完全有可能。但是滞后几百年、上千年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即使是滞后,绝大多数仍然在这一时间段之内。假如有人说这些滋生词先秦时代绝大多数已经产生了,书面文献没有把先秦的这一口语事实反映下来。这就不免以猜想代替实证了。我们汉语有大量的文献资料传下来,反映的社会生活也是很广泛的。西汉以前,言文合一。东汉以后,流传下来的文献,既有言文合一的作品,也有仿古的文言。先秦时代的文献,有传世的,有地下出土的,数量多,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广。那时候言文合一,书面语比较充分地反映着口语的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所以上文所举的那些始见于两汉以后文献的滋生词,绝大多数就是两汉至明清这一段时间产生的,只有个别的新词才可能是两汉以前出现的,因此本文的结论是:两汉至明清的汉语中,音变构词仍然产生了大量的新词。

大家都说,古今词的异同有三种情形:一是旧词的消亡,二是新词的产生,三是旧词的沿用。上古汉语中的一些配对词在后代的汉语中消失了,后代的汉语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配对词,上古汉语还有一些原始词或滋生词沿用至今。其中某些配对词在后代的汉语中消失了,但不能据此得出结论:作为一种构词法,到了六朝时代就濒于消失。汉语史上的这种形态现象,正合于古今词的异同的三种情形。这又从一个侧面表明,它们是构词,不是构形。当双音词构词法占上风的时候,汉语的一些常见的单音词仍然发展新词新义,单音节的音变构词在这一点上又跟其他单音词的词义发展完全一致。

有人推想,汉语的去声是后起的。这话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相对于其他的声调来说,去声的产生要晚;二,从时代上说,去声是魏晋时代产生的,上古没有去声。这两种理解有关系,但不一样,不能混淆起来。如果是取前一种理解,即使去声比其他声调的产生要晚,也不能据此作为去声产生于魏晋时代的证据。要证明去声产生于魏晋时代,必须摆出别的更有力的事实。多方面的事实告诉我们,上古汉语无疑是有去声的。人们注意到,汉语的变调构词中,滋生词往往读去声。有人据此作为滋生词产生于魏晋时代的力证。这是值得商榷的。所谓读去声的滋生词产生得晚,是相对于不读去声的原始词而言,不是指绝对年代,不能混为一谈。汉语的变调构词上古已经出现,语言中先有去声,人们就利用去声来构词。

至于滋生词为什么常常利用去声来构造,其原因还可以继续研究,但是可以肯定,这种现象不能作为古无去声的证据。两汉至明清时代产生的滋生词,其声调也多为去声,可是汉语口语中早就有了去声,这个声调并不是此期随着变调构词而兴起的。

为什么汉语历史上的变调构词,其滋生词多用去声呢?可能是因为去声承担的语素少。俞敏(1999)结合他自己及其弟子对《易·上经》、《书·洛诰》、《诗·周南》和《召南》、《礼记·檀弓上》、周康王时的《大孟鼎》、《颜氏家训·慕贤》等文献所作的统计,得出这样的结论:去声字(按,俞敏先生的去声包括我们所说的去声和长入)比平声,上声,入声的任何一个声调的字要少。俞先生说:“去声略绌,此六朝经师多借去声分新语、新义之故也。与故语相淆乱之机差少也。”这里关于上古有几个声调以及变调构词反映口语的忠实度和起源时代的看法,跟我有不同,但是我赞同他“去声略绌”,人们就用去声“分新语、新义”的观点。在先秦的阴声韵和阳声韵中,原始词往往是平声,上声,滋生词是去声;在入声韵中,原始词往往是短入,滋生词是长入。后来在上古的某一个阶段,长入逐步丢失塞音尾巴,跟去声合流。语言是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正因为去声和长入承担的语素少,所以用它们来承担新产生的词,就不至于形成大量的同音词,从而影响交际。

变调构词中,原始词往往读非去声,滋生词往往读去声。把原始词和滋生词词义上的关联分为若干类,这若干类的词义关联是原始词和滋生词词义联系方式的类别。在上古汉语形态学的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中古的去声来自上古的[-s]韵尾,这没有可靠的根据,汉语的声调显然是在单音节构词时期出现的,多音节构词时期不可能再在单音节内部形成声调;他们进而把“四声别义”中的这个[-s]韵尾看成一个标志某种语义的语素,是构词形态的标志,更是不妥当。对于一个音位,它是标志某种语义的语素,还是仅仅起区别意义作用的非语素,必须分辨清楚。把去声处理成标志某种语义的语素,缺乏可靠的事实根据,理论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详细的讨论请参看孙玉文(2000)。把去声处理成仅仅起区别意义作用的非语素,这是正确的。按照这种处理意见,原始词和滋生词词义上的关联方式,之所以能抽象出一个一个的类别来,是因为词义引申发展的规律在起作用;词义的引申,常常发展出新词,人们把这个新词用另外的声调(常常用去声)跟原始词在语音上区别开,更便于交际。由于词义引申的方式多种多样,因此声调在区别原始词和滋生词时也呈现出多样性,它本身不是一个语素,而是一个非语素。通过本文的讨论,我们知道:两汉至明清的汉语中,变调构词的规律仍然在起作用,构造了很多意义有联系的新词。这跟先秦汉语一脉相承。既然我们不能把后代汉语中的去声看成一个语素,是构词形态的标志;那么,我们同样不能把先秦汉语中的去声看成一个语素,是构词形态的标志,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上古和后代汉语的变调构词有着本质的区别。事实告诉我们,上古和后代汉语的变调构词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参考文献

- 郭锡良 1986 《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马建忠 1983 《马氏文通》(汉语语法丛书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唐作藩 2001 破音字的处理问题,载唐作藩《汉语史学习与研究》,231-2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汪化云 2004 《鄂东方言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 王力 1990 汉语词汇史,载王力《王力文集》(第十一卷),489-842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俞敏 1999 古四声平议,载俞敏《俞敏语言学论文集》,280-28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周法高 1962 《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十九。
周祖谟 1966 《问学集》,北京:中华书局。
孙玉文 2000 《汉语变调构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Downer 1959 Derivation by Tone-change in classical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No. 22, 258- 290.

作者简介

孙玉文,男,1962年5月生,湖北黄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主要为汉语史,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著作有《汉语变调构词研究》。

Evidenc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Derivation by Phonetic Change
from Han Dynasty to Qing Dynasty

Sun Yuw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62

Abstract The article first illustrates the existence of derivation by phonetic change from Han Dynasty to Qing Dynasty based on classic literatures and linguistic theories, and then probes into certain interrelated problems.
Keywords the derivation by phonetic change the base word the derived word

第四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暨第十届
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中青年)将在西宁召开

“第四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暨第十届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中青年)”将于2007年7月底至8月初在青海省西宁市青海民族学院召开。研讨会实行匿名审稿,有意参加会议的学者请将1000字左右的详细提要一式两份(打印文本不超过A4纸一页)于2007年1月31日之前寄至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周娟老师收,邮编510632;会议继续设立青年学者资助名额20个,资助已经或即将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但不具有副教授或以上职称者,申请者须提交全文两份(一份署名,一份不署名)。会议将于2007年4月发出正式邀请函。

(本刊记者)